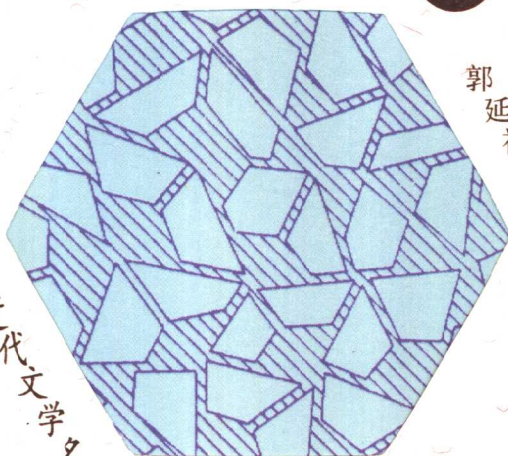


拚将十万头颅血
要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

集选

郭延礼
选注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秋瑾选集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郭延礼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瑾选集/秋瑾著;郭延礼选注.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4. 1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ISBN 7-02-003038-6

I. 秋… II. ①秋…②郭… III. ①秋瑾-选集
②诗文-作品选集-中国-晚清 IV. I21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501 号

责任编辑: 宋 红 装帧设计: 翁 涌
责任校对: 宋 红 责任印制: 周小滨

秋瑾选集

Qiu Jin Xuan Ji

郭延礼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038-6/1·2329

定价 20.00 元

隔着新世纪的门槛往回看

——写在“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前面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带着难以忘却的创痛、带着取得成就的喜悦、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走进了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之初的 1900 年，英、法、德、意、美、俄、日、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 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今天，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今天，做一番百年回首，看看蹒跚于二十世纪之门的中国，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先给中国人送来了资本主义。当大清国那一直闭锁的破败国门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为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震惊。意识到：此夷狄非彼夷狄，“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财利，其隐赈流溢

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之矣，又莫测其所以然”（严复《原强》，《选集》第25页、31页）。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洋和学习西洋成功维新变法的东洋，希望从那里找到变法图强的良方，因为当时的局面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所说：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

然而东西方社会、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拿来”也变得不是那么唾手可得。正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以至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文）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东西方文化间的交融是怎样一种化合的过程。当时的“体用之辨”，即具体反映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当新科学、新学科引进中国之后，则大大激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思想界之活跃，实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在火光血影中写成的中国近代文学，记录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蜕变的阵痛；记录了一百年前中国人艰难跨入二十世纪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中国人为民族前途和命运所做出的探索和牺牲。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民族的神经，往往能提前感知时代的风云际

会。而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良传统。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该让自己“硬”起来、“强”起来的时候了。回顾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做一番抚今追昔的反思,便是我们编辑“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的初衷。

丛书原拟为十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定为目前的七种,一次推出。即:

《龚自珍选集》(孙钦善选注)

《康有为选集》(舒芜、陈述冬、王利器选注)

《梁启超选集》(王遽常选注)

《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

《林则徐选集》(杨国桢选注)

《翁同龢选集》(马卫中、张修龄选注)

《秋瑾选集》(郭延礼选注)

其中前四种为我社原有出版物的改版重排,后三种为新书。

所以使用重排本,以其为之做注者都是学界知名人士,可以说是“名家”注“名家”。虽注释体例有不尽规范之处,所下断语亦难免带有时代烙印,然释作品背景之周详、注历史典事之精到,则是后来人很难逾越的。加之选注工作被当今学界视为小道,或根本不算科研成果;或在计算成果时大打折扣,致使当今要找到笔下“应有尽有”和“应无尽无”的新注家非常不易。

重排中,我们对旧注本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一、删除“落后”、“反动”等游离于正文之外的空泛政治性结论;二、改正个别不确切的僻字注音和语词注义;三、改正注释中的引文差误;四、

改正原书排校错误；五、与新注本求得大致相同的体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旧注本的以下两种情况未做处理：一、征引史料多为撮述，虽加引号，但并非严格引文者，如《梁启超选集》即属此类情况；二、对所注出典有不同见解者，如《严复选集·三月三日……游万生园》：“何曾三起继三眠，却笑万生成万死。”注[11]曰：“三起三眠：《三辅故事》：‘汉苑有柳，状如人，号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细味之，三起三眠似当指蚕眠，而非柳眠，即《本草》所谓“蚕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也就是蚕由初生到成蛹的时间。若“一日”之内而“万生成万死”，何乃太速耶？然在做注者已归道山的情况下，此类问题不宜强加于人，故一仍其旧。

鉴于当今注释人才之难得，我们尤其应该感谢为丛书之新选题担当选注工作的几位先生，特别是杨国桢先生。为丛书做注时，杨先生的女儿病情危重；注稿完成之日，正女儿撒手尘寰之时。杨先生在《林则徐选集》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女儿深深的歉疚和思念，于此我们亦向杨先生和他已故的女儿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请相信，一个青春女孩的生命正以书卷形式在我们中间延续着，我们希望杨先生因此而得到安慰。

有研究表明：1840年前后，中国在上世界上还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远超德、法、俄等国。当年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武器落后，并不是火炮射程够不着人家，也不是我们的军费投入不够。据史料记载，甲午海战时的北洋水师在舰船吨位、航速、火力等方面与日本海军或是相差无几，或是互有优劣。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

的优长，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之最，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无如此规模的装甲防护。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徑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我方均占优势，只有中口径火炮，日本稍稍领先。总起来看，双方实力大体相当，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北洋水师惨遭失败，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舰未沉！人们不禁要问：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答案很清楚：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腐败无能，军队素质低下。这就是为什么英军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虎门炮台，却能让整个大清政府屈服的原因。如今，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

中国人的强国梦做了一百年了，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翁同龢说：“留取世间真道德，看人扼腕献奇方。”（《小游仙》）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秋瑾说：“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说：“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少年中国说》）

与一百年前相比，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没有理由悲观；但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人家却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与当年的那八个国家相比，我们更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

百年来，国歌中的这句话其实不止一次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响起。我们没有时间走弯路、更没有时间走回头路了！好在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为我们勾画了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蓝图，“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葆有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性格，不忘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汉唐精神，“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谋发展，中国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温故而知新，便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现代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3.8.

前 言

秋瑾是中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和女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她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留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业绩是史有定论的;在她短暂而闪光的一生中,她还写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有诗、词、文和弹词,尤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在她这些抒情诗词中,响遏行云的声音是爱国忧民的悲歌和英勇战斗、献身革命的誓词,诗中闪烁着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的光辉,风格雄丽、豪放,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秋瑾的文学创作内容丰富,色彩鲜明,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

秋瑾,原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璿卿,号旦吾,别署鉴湖女侠;留学日本时易名瑾,字竞雄,又署汉侠女儿、秋千,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

1877年夏历十月十一日,秋瑾诞生于福建南部某县。秋家是世代官宦的书香门第。她的祖父秋嘉禾是一位举人,长期在福建任知县、知州一类的官,为官正直清廉。1878年他调任云霄厅同知,“在任内省讼简政,治绩卓然”,1881年农历四月初十离开云霄时,“全城家家户户门口都悬挂‘官清民乐’的纸灯笼,

沿途爆竹欢送，并于五里亭立去思碑，以志甘棠遗爱。”^① 父亲是一个举人，官至桂阳直隶州知州，因生性耿介，不善于钻营，仕途上并不十分得志，他还与朝鲜爱国志士金士龙有深厚的友情。母亲单氏，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且深晓大义，是一位慈母而兼师保。秋瑾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逐渐养成了她正直、豪侠的性格，同时也培养了她爱诗书、喜吟咏的文学兴趣，再加上她秉性聪慧，十多岁即能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诵”^②，“流播人间，一时女才子之目。”^③

秋瑾幼年在家塾中读书时，塾师有“过目成诵”之誉。她如饥似渴地读书，孜孜不倦地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加深了学业；更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阐发的那种爱国忧民、重侠尚义、坚贞不屈的优良传统，对于她日后豪侠性格和爱国思想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她曾教育自己的侄儿秋复说：“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也。”（《致秋壬林书》）

秋瑾生性豪爽，在她还是一位闺阁小姐时，她对封建礼教就深表不满，常常为之不平，她写于少女时代的《题芝龛记》有云：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① 吴秀峰、张瑞莹《关于秋瑾烈士出生地的考据》，见《云霄县文史资料》第3辑。

② 秋宗章《六六私乘》，见郭廷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③ 陶在东《苗山今昔谈·秋瑾遗闻》，刊《大风旬刊》第15期。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是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偏见，秋瑾作为一位少女敢于向千百年来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习惯挑战，喊出“始信英雄亦有雌”、“红颜谁说不封侯”，确实是有胆识的。不仅如此，在另一首诗中她还批评被人誉为男中豪杰的左良玉：

 谪来尘世耻为男，翠鬓荷戈上将坛。忠孝而今归女子，
 千秋羞说左宁南。

诗中一方面歌颂了明代两位女将秦良玉、沈云英，另方面对明末大将左良玉在大敌当前以个人恩怨为重，置清军于不顾而进攻南京讨伐马士英（所谓“清君侧”）的做法深表不满。“千秋羞说左宁南”，这种真知灼见，对于一个静处深闺的少女来说是何等难能可贵！正是从这里我们窥见了秋瑾日后成长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见识和才智。

在秋瑾少女时代的作品中，尽管内容比较单薄，多是写风花雪月，离情别绪，而这也正是她少女时代闺秀生活的反映。但我们从中仍可鲜明地看出一位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想冲破藩篱的坚强女性的反抗精神，像她的某些咏物诗，并非单纯地歌颂花草虫鸟，大多是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由此我们可以察见诗人的人格和品德，诗人的苦闷和追求，诗人理想和信仰。她称赞菊花的“铁骨霜姿有傲衷”（《菊》），“残菊犹能傲霜雪”（《残雪》）；又把自己比作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浊流纵处身原洁，合把前生拟水芝。”（《独对次清明韵》）更以梅花的“侠骨棱棱”喻自己崇高的人格：“自怜风骨难谐俗，到处逢迎百不售”；“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梅》）正是诗人高风亮节和理想的真实坦陈。

秋瑾美好的品德和崇高的人格，在当时世俗社会里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尤其作为一个女子，她的奇才卓识和叛逆性格，正是被人们视为惊世骇俗的东西。她于是感慨自己“身不得，男

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小住京华》)；哀叹自己“襟怀自许同圆洁”(《满江红·客里中秋》)，“俗子胸襟谁识我”(《满江红·小住京华》)。她一方面由愤世嫉俗进而借“苦奔忙”的燕子，讽刺那些趋炎附势的庸俗之辈：

飞向花间两翅翔，燕儿何用苦奔忙？谢王不是无茅屋，
偏处卢家玳瑁梁！（《咏燕》）

另一方面，由鄙视世俗转而寻求知音，向往光明：“世俗惟趋利，人谁是赏音”(《咏琴志感》)；“却怜同调少，感此泪痕多”(《思亲兼柬大兄》)；她甚至为了寻求知音和理想，不惜以生命作代价：“不逢同调嗟何益，得遇知音死亦甘”(《偶有所感用鱼玄机……韵》)，这是何等的勇气！

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年，秋瑾随父亲自台湾来湖南，当时她只有十八、九岁，面对“东方烽火”，忧心忡忡，在她写给友人的诗中云：

海气苍茫刁斗多，微闻绣幕动吴歌。绿蛾蹙损因家国，
系表名流竟若何？（《赠曾筱石》^①）

“绿蛾蹙损因家国”，她已深深地为国事担忧，这正是秋瑾爱国主义思想所迸发出来的火花，这星星之火，闪烁于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身上，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1900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中国，这时她已结婚

① 曾筱石：曾广铨（1871—1940），字靖彝，号敬怡，别署筱石，曾国藩孙。广铨为曾纪鸿第四子，后过嗣于曾纪泽。他通英文，曾任驻英使馆参赞，1899年归国。使英期间曾译过英国哈葛德（H. R. Haggard, 1856—1925）的小说《长生术》。1904年又以候补五品京堂任出使韩国大臣。他著有《筱吟斋诗集》。秋瑾居湖南期间，与广铨夫妇时有唱和，这首《赠曾筱石》是秋瑾写给曾广铨的。

四年，嫁给湘乡王子芳，住在湖南湘潭。她的丈夫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夫妇不相得。她身处深闺，受着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和婚姻不美满的痛苦，但她并未忘怀国事，对祖国的安危仍寄以深深的忧虑，她此时写有《杞人忧》：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
难将巾帼易兜鍪。

诗人遥闻中外交战未休，终日为国事担忧，但迫于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使她无法走出闺房，去征战杀敌，因此感到无限忧虑，其爱国情感是十分真挚动人的。诗中用了“漆室女”的典故：鲁国漆室邑有一女，整天倚柱叹息说：“鲁君老，太子幼。”当别人告诉她这是“卿大夫之忧”与她无关时，她说：“不然。昔有客马逸践吾国葵。鲁国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妇女独安所避乎？”^①诗中秋瑾自比漆室女，而却赋予这首诗以新的思想意义：国家安危，人人有责，妇女焉能避其责乎？秋瑾认为，男女均有拯救祖国危亡之责，这一主张在她后来所从事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得到了更加光辉的发展。

二

1903年春，秋瑾随丈夫进京。北京是清代的国都，生活的奢侈，官场的丑恶，政治的腐败，以及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在这里都得到集中的表现。秋瑾入京后，专心致志地阅读新的书报，并结识了具有维新思想的吴芝瑛等人，她视野开阔了，也更加关心国事。有一天，她去“燕京八景”之一的黄金台游览，心有

^① 《列女传》卷三。

所感,写了《黄金台怀古》:

蒺藜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
黄金便可广招徕。

卖官鬻爵,是清朝后期吏治腐败的典型特征之一,同时代的李宝嘉在《官场现形记》中对此有真实而深刻的揭露。这里反用黄金台招贤的历史典故,辛辣而深刻地讽刺了清王朝卖官鬻爵的官吏制度:既然黄金可以买官晋爵,真正的贤才还有什么用呢?

居京一年,使秋瑾对清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使她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充当洋人走狗的反动本质,诚如她在弹词《精卫石》中所写:“矿山铁路和海口,一齐奉送与洋人。……年年赔款如斯巨,亦是搜罗百姓身。”在祖国危亡日深的现实面前,她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道路:是屈服封建礼教之下做“官太太”;还是另找出路?她意识到:“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①于是她从对封建家庭和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出发,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开始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迈开了走向革命征途的第一步。

1904年夏历五月,秋瑾冲破种种阻力,典质簪珥,抛儿别母,毅然只身东渡扶桑留学,临行前,她写有《宝刀歌》,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表示了深深的依恋:“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涕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诗中概括地叙述了庚子事变以来祖国惨遭瓜分的现实,她决心联络革命志士,共同拯救祖国的危亡。途中她写有《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

^① 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见《秋瑾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6页。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
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
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她还有词《鹧鸪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
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两首诗词一扫古典诗歌离别题材中哀伤悲凉的调子，在昂扬奋发的旋律中抒写了一位女革命志士只身万里、寻求真理的英雄气概，以及她献身祖国、甘赴国难的爱国精神。“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杰报国杀敌的豪气直干云霄。调子朗丽高亢，风格豪放雄浑，和古代荆轲出国前所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相比，我以为秋瑾有其豪放悲壮，而没有它的伤感凄凉。诗中乐观昂扬的基调，正是秋瑾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精神的艺术体现。

日本是革命人才荟萃的地方，在这里，秋瑾一面在中国留学生会馆补习日语，一面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这年秋天，她在横滨参加了三合会，这是一个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洪帮组织，她此次加盟后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和同时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的刘道一、被封为“洪棍”的刘复权，合称“洪门三及第”^①。她又结识了爱国志士鲁迅、陈天华、王时泽、冯自由、陶成章、宋教仁、何香凝等人。他们一起阅读书报、开会

^① 王时泽《回忆秋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5页。

演说,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真理。同时,秋瑾又组织演说练习会,主编《白话》杂志,宣传妇女解放和民主革命,她的脍炙人口的散文《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都是最初发表在这上面的。

这年冬天,她还与陈撷芬等人重组了共爱会,名之曰“实行共爱会”。“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① 她热切希望唤起国内的女同胞,共同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5年春,秋瑾带着动员女生赴日留学的任务回到祖国,在上海,她持陶成章介绍函拜见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不久她回绍省亲,又会见了徐锡麟,后由徐锡麟介绍在上海参加了光复会。

夏历六月,秋瑾冒着盛暑,乘三等舱,再次赴日,途中作《泛东海歌》,诗云:

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
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不见项羽酣呼钜鹿战,刘秀雷震昆阳鼓,年约二十馀,而能兴汉楚;杀人莫敢当,万世钦英武。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所幸在风尘,志气终不腐。每闻鼓鼙声,心思辄震怒。其奈势力孤,群才不为助?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士辅。

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天上人间神奇非凡的境界,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从而联想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青年时代就功勋卓著,名震四海:“不见项羽酣呼钜鹿战,刘秀雷震昆阳鼓,年约二十馀,而能兴汉楚;杀人莫敢当,万世钦英武。”而自己年已

^① 转引自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09页。